

试析《说文》“尊”字形演变过程中的“让就”现象*

张 然 何 麒

(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)

提 要 “尊”,《说文》认为“从寸,甫声”;“甫”,《说文》:“从用、父,父亦声。”但从出土文献材料看,“尊”字却从寸,出声,这与《说文》的解释有别。“尊”在字体演变过程中受到“甫”“尊”等字的影响,产生了“让就”现象。本文认为,这种“让就”现象未遵循汉字偏旁类推原则,《说文》为保持其系统性,在选字时有意识地对字形进行了改造。

关键词 尊 说文解字 字形演变 让就





“尊”,篆书写作,《说文解字》(以下简称《说文》):“尊,布也。从寸,甫声。”“甫”,《说文》:“从用、父,父亦声。”篆书写作。从篆书上看,《说文》对“尊”的解释没有问题,但从出土文献材料看,这种说法值得商榷。“尊”字从西周到秦汉时期,出土材料中皆写作,从出(本文皆隶定为出)从又。更特殊的是,以“尊”作为偏旁的“傅”“轉”“搏”“博”等字声旁上方的“甫”皆写作出,无一例写作“甫”,而以“甫”为声旁的相关字皆从。这似乎违背了汉字字形演变的偏旁类推原则。我们先将相关字形列于下方(见表 1):







表 1 以“甫”为声旁的相关字

	金文	简帛	碑刻	《说文》小篆
尊	 (克钟)  [弔(叔)尊父盨]	 (郭店·忠信 8)  (马王堆·阴阳·131)		
傅		 (睡虎地·119)	 (礼器碑)	




*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蒙门艺老师,齐航福、丁军伟先生及本刊编辑李晶女士提出诸多修改意见,谨此致谢!

续表

	金文	简帛	碑刻	《说文》小篆
搏	 (虢季子白盘)	 (包·273)  (北大·155·17)	 (汉魏六朝异体字典)	
甫	 (甫人匜)	 (清华简·系年·105)  (马王堆·养生方·164)	 (曹全碑)	
辅	 (辅伯戈)	 (清华简·皇门13)  (肩水简·73EJT30:62)	 (孔宙碑)	
圃	 (史墙盘)	 (秦公钟)	 (唐·石经五经)	

赵平安、詹鄞鑫、何琳仪三位先生都曾注意到这个现象。赵平安(1999:86-87)认为这是《说文》漏收所致。詹鄞鑫(1996:10-14)认为“博”“搏”“傅”等字在战国秦汉时代都写作,《说文》写作,仅仅出于类推,并没有实际的根据。何琳仪(2012:597-598)则认为,出,甲骨文作,是“甫”之初文,“西周金文‘圃’作 (御尊)、 (召卣),外加口表示园圃之界,或加‘又’繁化。加‘又’者可隶定为‘尊’。或作 (叔尊父盨),中已声化为父……尚且从出与先秦文字吻合。唯小篆出讹作甫形,遂以尊从甫声。旧归尊为甫之准声首,非是。”三位先生对于这种特殊现象并未给出合理的解释。本文拟从甫、尊及相关字形入手,对此现象做一简要探讨。

1. “甫”与“尊”

“甫”甲骨文写作,罗振玉认为像田中有蔬,乃“圃”之最初字^①,现已被学者接受。“甫”另有形体写作 (宰甫卣,《集成》5395)、 (作甫丁爵,《集成》9052),该字形就是《说文》中的“甫”。《说文》:“甫,男子美称也。从用、父,父亦声。”刘钊先生(2019:109-110)亦认为“甫”应是“苗圃”之“圃”的本字,后因借为“男子美称”的“甫”,遂又造一个“圃”字为之。所以“甫”起初是一个从中从田的会意字,后来下方田形讹变为“用”,“中”也音化变形为字音相同、字形相近的“父”。这种例子在古文字中常见。“甫”的字形演变路径当是:

^① 参看于省吾主编《甲骨文字诂林》(2014:2119)。

𠩺(A1)→𠩻(A2)→𠩼(A3)→𠩽(A4)

“尊”不见于甲骨文,但在金文中多次出现,用法也多样,可以用为人名(大保都鼎、弔尊父钟);可以读为“溥”(番生簋盖、克钟);可以读为“搏”(柞伯簋);可以读为“敷”(毛公鼎、鬲公盃)。《字源》认为“尊”是会意兼形声字,本义与手有关。裘锡圭先生(2012:147)在考释鬲公盃中“尊土”时认为“尊”实“敷土”之“敷”的本字,“敷土”的原始意义应指以息壤埤填洪水。其说可信。我们认为“尊”是一个从又从出,出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,其本义可能与治田或敷土有关。何琳仪根据西周金文中的“圃”作𠩺或𠩻等形,认为“又”是繁化。但“圃”在金文中用作地名、人名、宫殿名,没有证据证明声符是同一个字,况且出本身就是“尊”的声旁,同为唇音鱼部字,二字声音相近应当可以通假互换。何说恐怕不确。金文中的“博”“搏”应该从“尊”分化而来。在西周金文中“尊”字形主要有以下几种:




B1 𠩺(大保都鼎,《铭图续》132) 𠩻(壘方鼎,《集成》2739)

B2 𠩼(师鬲簋,《集成》2830) 𠩽(鬲公盃,《近出二》458)




B3 𠩺(番生簋盖,《集成》4326) 𠩻(克钟,《集成》205)

𠩺(毛公鼎,《集成》2841) 𠩻[弔(叔)尊父盃,《集成》4455]


B1 字形所在的大保都鼎、壘方鼎,属于西周早期。从字形上看,大保都鼎中的字形应该是“尊”最早的字形,上方的出与 A1 相近;壘方鼎中出字头部的“中”已经开始弯曲拉长,与 A2 相同。B2、B3 属于西周中期与西周晚期,字形大体也可以分为两类,主要区别在于出字头部是否延展拉伸,但从以“尊”为偏旁的相关字来看,“中”字拉伸延展的情况占多数。B2、B3 与 B1 的主要区别在于出中“田”字趋于圆润,左侧的手形不断向出字中下方靠拢,字体更加紧凑规整。何琳仪认为弔(叔)尊父盃中“尊”写作𠩺,“中”已声化为“父”,我们认为此说不确。从字形上看,此时出上方的“中”与“甫”中的“父”仍有明显的差距,例如𠩺(匡卣,《集成》5423)、𠩻(辅伯暉父鼎,《集成》2546)。出字头部应该仍属于“中”,只是近似于“又”。这种变形声化现象大约发生在春秋时期,例如𠩺(鞫钟,《集成》271)、𠩻(仆儿钟,《集成》184)、𠩺(邾公孙班搏,《集成》140)。此外,在 B1 演变到 B2、B3 的过程中,“尊”字下方的手形不断地向出中间靠近,有的手形“又”甚至与上方出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竖笔,例如 B3 中的弔(叔)尊父盃。在以“尊”为声旁的“搏”“博”“搏”“搏”等字中,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,例如:鞫钟、虢季子白盘等。我们认为这是为了使“尊”这个字形结构变得更加紧凑而产生的变化。王宁先生(2015:80)说:“书写在结体时,有‘让就’的规则,尽量使空间的疏密得当。有些构件在独自书写时笔画是发散型的,但在组构其他字时由于给别的构件让出空间,采用了聚敛型的笔法。”若出和 A1 一样下方演变为“用”,那与“又”之间一定会有不少的留白,这样便会使“尊”字变得更加松散。我们发现

“專”字作为偏旁时，“又”字的方向出现左右颠倒、开口向上或与意符互换位置等现象，例如 (邾公孙班铸，《集成》01·140)、 (曾侯乙钟，《集成》02·00291)、 (𠄐铸戈，《集成》17·10917)。这就是为了结构紧凑而对字体布局进行的再次调整。而从“甫”的字则是为了构形美观且表意偏旁达到结构平行，于是拉长竖笔将“田”讹变为“用”，这类现象在中山三器与楚简中极其突出，所以为了保持字体结构的紧密性，以“專”为声旁的字中，𠄎形并未发生讹变。


2. 專与𠄎

“專”甲骨文中早期写作 (《英》373)，晚期写作 (《合补》1165)，该字以前或释为“專”或释为“𠄎”。后刘钊先生(2019:153-154)通过字形对比将“專”“𠄎”二字区分。《说文》：“專，六寸簿也。从寸，𠄎声。一曰，專，纺專。”徐锴曰：“簿，文簿也。”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《说文》无簿有簿，盖后人易艸为竹以分别其字耳。六寸簿，盖笏也……”《说文》将“專”解释为用于记事的文簿，将下方“寸”与法律附会去解释字义，自然是难以令人信服。“寸”当是“手”之讹写，中间的点是羡笔。对于“專”的含义，吴其昌认为“專”应该是“𠄎”字初文(于省吾主编，2014:2985)，《说文》解释为“断首”。刘钊(1989:67-139)亦认为该字可读为“𠄎”。我们认为以上诸说与字形联系并不密切，但《说文》又将其解释为“纺專”，这是具有启发性的。徐中舒认为此字像纺轮，上部像三股线拧在一起，加手为，乃用手使纺轮转动之意，“專”即转动的“轉”(于省吾主编，2014:2999)。近来方稚松(2015:90-97)认为“𠄎”是一种编织器物，将“專”理解为手持𠄎这种编织器物。结合甲骨文中与“𠄎”相关的一系列字看，方先生的这种解释最有可信性。“專”在西周金文中并不多见，不过我们可以从“傳”去观察，其字形主要有以下几类：






- C1  (小臣傳簋，《集成》4206)  (中𠄎，《集成》949)
 (傳解，《铭图续》737)
- C2  (妇傳尊，《铭图续》785)  (傳尊，《集成》5925)
- C3  (散氏盘，《集成》10176)

我们发现“專”与“𠄎”的字形演变方式相似，C1到C2右边的手旁逐渐向“𠄎”字下方靠拢，这也是为了使字形结构更加紧凑而形成的，到了C3发生了减省现象。不过从C2中我们发现西周时期“專”与“𠄎”的形体已经非常接近，仅有“專”下方的圆圈作为区分标志，所以这也促进了“專”上方的“中”不断拉长，同时逐渐声化，以增强表音效果与“專”相区别。相反“專”字头部的形在隶变之前却没有明显变化。一方面“專”字要保证字体结构的紧凑型，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与形近字的区分度，如果区分度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增强，那自然就不需要在字形结构上做出







让步。






至于《说文》为何未将“从又出声”这一形体收入或以出为声符,我们认为这主要也是受到“專”字影响。隶变之后,“專”字形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,头部的“中”及声化的“父”曲笔逐渐拉直,下方的“又”讹变为“寸”。“專”字上方形曲笔也逐渐拉直,下方的“又”也讹变为“寸”,这就导致“專”与“專”、“搏”与“搏”、“傳”与“傳”等有相同表意偏旁的字变得形体相近而难以区分^①。张新俊先生曾对隶变阶段的“專”“專”等相关字的字形做过区分(张新俊,2020:99-113),我们在该文基础上选择“傳”与“傳”两个代表字简单勾勒其在隶变阶段的演变过程,如下:

傳的字形演变如下:

 (里耶 1649) →  (秦钟 181) →  (银雀山 410) →  (居延图 393 198.33) → 
(礼器碑)

傳的字形演变如下:

A:  (睡虎地·秦律 8) →  (睡虎地 119) →  (张家山·二年 363) →  (马王堆·合 121) →  (居延图 35 53.1A) →  (礼器碑)

B:  (傳枚) →  (张家山·二年 359) →  (睡虎地·日甲·154 背) →  (居延图 35 53.1A) →  (礼器碑)

这些字在语音上又有明显差别,从“專”的字声纽多属于重唇音,韵部属于鱼、铎两部;从“專”的字声纽多属于章纽,元部字。《说文》应当是考虑到这样的区别故而选取“甫”作为“專”这类字的偏旁,以“甫”为正体。《说文》整理字体划分部首常有改字、截取、选字等主观情况,这种情况不在少数,此处不再赘述。

综上,“專”是从又从出、出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,出后演变为“甫”;“專”及以專为声符的相关诸字,与甫及从甫声的字,在字形演变过程中,出形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演变方式。究其原因,一方面是受限于“專”字自身的空间结构而采用聚敛型笔法;另一方面是由于“專”字上部的声化已达到区分效果,故在形体演变上做出让步。《说文》中把“專”选为“甫”声是受了“專”字的影响,“專”“專”在隶书中字形相近,容易混讹,选择“甫”更接近语音现实,故将其作为正体。

参考文献

[清]段玉裁 1988 《说文解字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
方稚松 2015 《关于甲骨文“𠄎”字构形的再认识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第2期。

^① 黄德宽等(2017:355)将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中“𠄎”误收于“傳”字下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及其他字书皆释为“傳”。

- 何琳仪 2012 《战国古文字典——战国文字声系》，中华书局。
- 黄德宽(主编) 徐在国(副主编) 单晓伟(编著) 2017 《秦文字字形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李学勤(主编) 2012 《字源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、辽宁人民出版社。
- 刘雨 严志斌(编著) 2010 《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》第2册，中华书局(简称《近出二》)。
- 刘钊 1989 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6辑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。
- 刘钊 2019 《古文字构形学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裘锡圭 2012 《鬲公盃铭文考释》，《裘锡圭学术论文集》第3卷，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- 王宁 2015 《汉字构形学导论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- 吴镇烽(编著) 2018 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(简称《铭图续》)。
- 于省吾(主编) 2014 《甲骨文字诂林》，中华书局。
- 詹鄞鑫 1996 《〈说文〉篆文校正刍议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第3期。
- 詹鄞鑫 2007 《谈谈小篆》，语文出版社。
- 张新俊 2020 《张家山汉简〈脉书〉与马王堆帛书〈阴阳脉死候〉合证三则》，《中国文字学报》第10辑，商务印书馆。
- 赵平安 1999 《〈说文〉小篆与〈说文〉未收的小篆异体》，《〈说文〉小篆研究》，广西教育出版社。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编) 1984 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中华书局。

(责任编辑:李晶)